

名人的情书

甘如、岳宗等主编

华龄出版社

211

名人的情书

甘如 岳宗 等编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黄城根北街11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彩虹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6.875印张 143千字

199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400

ISBN 7—80082—061—0/I·24

定 价：3.30元

目 录

- 妹妹，你在狱中我思念……………邓中夏（1）
- 临刑前的嘱托……………刘伯坚（3）
- 情人，不要伤痛……………刘愿庵（5）
- 我从此是没有娘的孩子了……………冰 心（10）
- 我愿在一切的爱中陶醉……………冰 心（11）
- 爱，请你预备着温慰……………冰 心（13）
- 欢欣鼓舞的欢送我吧……………杜永瘦（14）
- 为了将来的幸福现在要吃点离别之苦……………张太雷（16）
- 秘密情恋的35年……………张道藩、蒋碧微（20）
- 我们的共同理想是拯救祖国……………陈毅安（38）
- 我死之后你可另嫁……………邵李清（41）
- 为天下人谋永福，虽死无憾……………林觉民（43）
- 我爱你是无条件的……………郁达夫（46）
- 你真够狠心的……………郁达夫（52）
- 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郁达夫（55）
- 为了战斗，我们只能暂时分手……………查茂德（57）
- 致亡妻的书柬（一）……………恽代英（59）
- 致亡妻的书柬（二）……………恽代英（63）
- 揭起真心之幕的一角……………高君宇（68）
- 心衣血痕何妨洗却……………高君宇（70）
- 暂时离别的孤独……………萧 红（72）
- 世界上只有你是真正爱我的人……………萧 军（76）

两地思念情不尽·····	萧 军 (81)
在我的足迹旁也有你的足迹·····	萧 红 (86)
第一次爱的表达·····	彭雪枫 (90)
初恋, 希望不要“过奢”·····	彭雪枫 (92)
初婚后的思念·····	彭雪枫 (97)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彭雪枫 (101)
爱情, 在互相砥砺中更成熟·····	彭雪枫 (103)
学会听别人的冷言冷语·····	彭雪枫 (107)
要坚强, 莫悲伤·····	蒋经开 (113)
老夫向少妇求婚·····	熊希龄 (114)
为工农而死尚属光明·····	熊亨瀚 (116)
你偏偏爱我, 我偏偏爱你·····	瞿秋白 (118)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	瞿秋白 (119)
没有你我怎么能活? ·····	瞿秋白 (120)
我只想着你, 想着你的心·····	瞿秋白 (121)
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摩尔 人的爱情·····	马克思 (123)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致 卡尔·马克思·····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27)
卡尔, 你真是天使般的 美好·····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31)
我愿为你清除路上的一切 障碍·····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137)
贝多芬致其“永恒的爱人”书(其一)·····	贝多芬 (141)
贝多芬致其“永恒的爱人”书(其二)·····	贝多芬 (143)
贝多芬致其“永恒的爱人”书(其三)·····	贝多芬 (144)

柴可夫斯基，我真心地	
爱你·····	冯·梅克夫人 (146)
梅克夫人，你是我幸福的	
太阳·····	柴可夫斯基 (148)
伏尔泰致奥琳蒲·杜诺瓦耶书·····	伏尔泰 (150)
杜·巴里夫人致杜伐尔书·····	杜·巴里夫人 (152)
尽到做母亲的职责·····	狄更斯 (153)
我把全部爱倾注在你身上·····	沙皇皇后 (155)
亨利八世致皇后安·布林书·····	亨利八世 (159)
安·布林上亨利八世书·····	安·布林 (160)
世界上没有能够拆散我们的人·····	雨果 (162)
法拉第致莎拉·巴纳尔德书·····	法拉第 (166)
居里致夫人玛丽的情书·····	居里 (167)
我爱你的诗，也爱你·····	勃朗宁 (169)
等到春天来临时我们还	
会见面·····	伊丽莎白·巴列特 (171)
饶利勋爵致其妻书·····	饶利 (174)
哀绿绮思致亚伯拉书·····	哀绿绮思 (177)
亚伯拉复哀绿绮思书·····	亚伯拉 (188)
济慈致芬妮·勃劳恩书·····	济慈 (201)
萨杜，你的气息就是我的	
美酒·····	莎拉·伯恩哈特 (204)
拿破仑致约瑟芬书（其一）·····	拿破仑 (205)
拿破仑致约瑟芬书（其二）·····	拿破仑 (207)
拿破仑致约瑟芬书（其三）·····	拿破仑 (208)
约瑟芬致拿破仑书·····	约瑟芬 (209)

雪莱致玛丽·戈德温书..... 雪 莱 (210)

妹妹，你在狱中我思念

邓中夏^①

妹妹：^②

你4月27的信，我收到了，自从你入狱之后，到现在，整整半年了，我没有接到你半个字，今天得到这封信，你想我是多么喜悦呵！我前后写了四封信，据说有一封你是收到的，大概是去年阴历年底罢：每逢二十七我都托一位女人来看你，据说只有一次见着你，那时你恰在病中，后有几次则因另有人看你，她看不到你了，信和东西送不进去，从此就杳无消息，我多么的挂心呵！好！现在弄清楚了，多谢乐家兄嫂常来看你，我放心了，以后一切东西都请他家代送，我一定照你的话办，是否可能：每逢一、四、七都可送食物给你？这样，食物虽少，常送总则一月可以送十二回，每次送的东西以哪几样为最合式〔适〕？我经济虽困难，每月五元是出得起的，衣物按寒暑另送，为切合你的牢狱生活，我当托他们买暗色的布料做好送来。妹妹你既然和朱姐住在一块，是学英文的极好机会，切不可放过。每天应常学习不可偷懒，我已把英文津逮和英文字典送来，这样学下去，等到你出来，一定可以把英文学好呢！我打算还替你选购一批书籍寄去，你要知道：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呵！每天读书，又可以消却寂寞烦恼！我很好，你嘱咐我的话，我当时记在心头。最不幸的是平儿和

宝姐都病了，都进了医院，家中生病的近来很多，最痛心的是族里的败家子如像〔象〕云成等，他们狂嫖浪赌，回家里吵闹。也好，这些败家之子，赶出去也好，家道可以兴旺。妹妹！父回前知道你的消息吗？你没有写信回家吗？如父母不知道，还是不告知他们的好，如已知道，我写信去。朱姐的家中平安吗？可告知我，以便商议对于你们的问题，慧妹是不是仍在同德念书？亦请告我知，我有不少的话要说，有机会再谈罢！即此祝你的健康！哥哥书。

注：

①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县人。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和广东省委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等职。

②妹妹：邓中夏的妻子夏明。

刑临前的嘱托

刘伯坚^①

叔振同志^②：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在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请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育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③

此致

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1935年3月20日

于大余监狱所

注：

① 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5年就义。

② 叔振，即刘伯坚同志的妻子王叔振。她于伯坚牺牲的第二年，在福建长汀牺牲。

③ 刘伯坚同志牺牲的那天，敌人军法处长问他：“刘先生，让你考虑的问题怎样了？”刘答：“我根本没有什么考虑的。”敌人说：“难道你不怕死？今天就要枪毙你！”刘答：“请吧！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你们今天杀了刘伯坚，明天就会成长起来千万个刘伯坚。”“住嘴！”敌人无可奈何地问道：“你还有什么后事？”刘答：“有！第一，写家书一封叫我的子孙后代革命到底！第二，死后要把我葬身于梅兰！”军法处长叫人送上纸笔，刘伯坚挥笔写了这封信。

情人、不要伤痛

刘愿庵^①

我最亲爱的婉^②：（my dearest Vera:）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我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是准备踏着我们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一切的努力贡献给了我们的阶级，贡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了，所不释然于心的是此次我的轻易〔率〕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恶，我虽然死，但对党还是应该受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而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沓，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们原谅，只是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了我一切勉强挣扎的狼狈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的很致密的，保获〔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三的问过你，

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是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的为我们的努力工作，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儿女子态的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你的弱点也不少，望对于一切因循romantic，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极大的补救，你必须像〔象〕《士敏土》中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我如此算了，我偶然想起觉得有一点可惜，我的某部份过人的精神和智能，如果不死，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许多贡献（虽然我一方面有许多弱点），然而现在是不可能了，我饱受了一切创痛，我曾经希望我们有一个小宝宝，我当以我的一切经验，教育他、指导他，使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布尔希〔什〕维克（bolshevik），现在也尽成虚愿了，所惟一希望的，只是你，我唯一亲爱的人，我的同志，希望你随时记着我的一切，记着我某一些精神和处理工作的“作风”，继续我的工作。同时也随时记着我的一切弱点，我俩共同的弱点，努力去纠正！挽救我的罪过。

关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做一个改革的职业家（Rav olcetion），一切去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算真正的爱我，至于关于今后性与爱的问题，请你必须同意于我〔的〕恋爱观，千万不要记着我某些自私自利，根本是封建意识的内含〔涵〕而掩盖着某些理由的不正确主张，并要原谅我偶尔抑制不住的一切不正确的怨〔欲〕望，我们应该是结合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姑且如你所说常有唯心主义的话——人格的合抱）而不是结合在其他上面，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唯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能继续我们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诚不二上面，

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如此说，以坚你的信爱，望你决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如果能假我以机会，我或者可以写出许多话来，但现在是不可能，不过一切问题，历来的决议是说得很多了，我以临死之身，敢向一切同志担保，那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然而我们的同志总是借口许多理由，说去实行上，事实上有某种某种困难，把他修改或者竟取消了，这充分是表现畏难苟安的小布尔乔亚的恶习，我们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布尔希〔什〕维克（Bolshevik）的精神，是要用一切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决不是对于困难屈服（修改原则或取消主义），这是我现在能够而必须最后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他以旧社会“显亲扬名”的观念期待我，我是太辜负他的期望了，并且连甘旨之奉也不能尽丝毫责任，只此一事思之痛心，然而也无法了！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无量数中之一份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如有力，望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小弟妹当设法务之成立，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捏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五弟不自振作，无可说，五弟妇当使之作工，不要他〔她〕始终存个依赖丈夫或想做所谓“太太”的观念，你应可能时，在教育方面帮助他〔她〕，端

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几弟兄所存留的一个独孩子，你在不妨害工作范围内可以抚养她，五弟妇是不能教育孩子的，只是我未免累你的太多了，然而这是无法可想的事。你当能原谅我。

我自从被捕以后，从来没有想到你，因为实在不敢想起，想下去会令我减少勇气，我也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尤其两年来一切同居的快乐，更不要无谓的去思量留念，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服从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Karlmarx^③的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消〔销〕毁文件，与警察殴斗，可恨我是太书生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下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文件消〔销〕毁，不免稍有牵累，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你的身体太弱，这是我最不放心的，身体弱必然影响到意志不坚决与缺乏勇气，望你特别锻炼你的身体，主要的方法是习劳，吃药是不相干的，望切记。

我今日〔被〕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希〔什〕维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我有许多零星的稿子，始终没有整理出来，这是死前一件憾事，我平常有些谈话，有价值的，望你为我记下来，了我一桩心愿。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敛〔殓〕费钱，你必须如我的志愿与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了解我的一个。

别了！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死时遗言

5月6日午后8时预写

注：

- ① 刘愿庵（1895—1930），陕西咸阳人，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就义。
- ② 婉：当时刘愿庵的爱人周敦婉。
- ③ Karlmarx：即卡尔·马克思。

我从此是没有娘的孩子了

冰 心

藻^①：

真想不到现在才能给你写这封长信，藻，我从此是没有娘的孩子了！这十几天的辛苦，失眠，落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的悲痛，我的伤心，岂是千言万语说得尽？前日打起精神，给你和杰弟写那一封慰函，也算是肝肠寸断。……这两天家中倒是很安静，可是更显出无边的空虚，孤寂。我在父亲屋中，和他作伴。白天也不敢睡，怕他因寂寞而伤心，其实我躺下也睡不着。中夜惊醒，尤为难过，……

——摘录1月13信^②

注：

① 藻：吴文藻，冰心的新婚丈夫。

② 1月13日信：即1930年1月13日冰心写给吴文藻的信。

我愿在一切的爱中陶醉

冰 心

藻：

……母亲^①死后的光阴真非人过的！就拿今晚来说，父亲出门访友去了；涵和华在他们屋里；我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母亲屋内。四周只有悲哀，只有寂寞，只有凄凉。连炉炭爆发的声音，都予以辛酸的联忆。这种一人独在的时光，我已过了好几次了，我真怕，澈骨的怕，怎么办？

因着母亲之死，我始惊觉于人生之极短。生前如不把温柔尝尽，死后就无从追讨了。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这情爱之杯，我要满满的斟，满满的饮。人生何等的短促，何等的无定，何等的虚空呵！

千言万语仍回到一句话来，人生本质是痛苦，痛苦之源，乃是爱情过重。但是我们仍不能不饮鸩止渴，仍从生痛苦之爱情中求慰安。何等的痴愚呵，何等的矛盾呵！

写信的地方，正是母亲生前安床之处。我愈写愈难过了，愈写愈糊涂了。若再写下去，我连气息也要窒住了！

——摘录1月18日夜信^②